

与鲁迅、孔子  
近来我的琐事

□(日本)竹内实



《竹内实文集》(程麻 译)

《文艺报》要出“纪念鲁迅诞辰 130 周年特刊”，李冬木约稿并通知我题材不一定拘泥于鲁迅。

关于鲁迅，我曾经写过几篇，都收在两三年前出版的三卷本《竹内实“中国论”自选集》第三卷《映像与文学》里。

本想这次给其中的《鲁迅与柔石》《〈阿金〉考》等篇写补论，但有字数限制，而我的体力又不支。去年夏天，倒于酷暑，虽有恢复，却时好时坏，几乎不能外出。所谓茫然自失，也正是我眼下的日子。

卧病期间硬撑着完成的《彷徨的孔子，复活的〈论语〉》(朝日新闻出版社)，最近也终于付梓出版。但还没见到有书评。

在重读《论语》的过程当中，既有所发现，也对周游列国的孔子有过种种想象。

但想象归想象，都只是空想。儿时玩过一种叫做“歌留多”的纸牌游戏，那纸牌一套里面分两种，一种叫“读札”，一种叫“绘札”，读札上写着谚语或格言，一个孩子拿着念上面的字，其余的孩子则去找画着那光景的绘札(绘札都散放在榻榻米上)，看谁找得快，把绘札抢到手多的孩子获胜。而我最近发现读札上谚语中有几条是从《论语》演变而来的。

我小时候，父母在山东省乡下的一个镇上经营一家面向日本人的旅馆，因此也想起了那时的事。要而言之，该报特刊“鲁迅诞辰 130 周年”这个题目，又把我带回了那遥远的山东省的幼年时代。

那时的我，既不知道孔子，也不知道鲁迅。后来随着自己的成长，开始关注“中国”，遂有留在眼前的这三卷论文集。

北京友人程麻君发来传真，告诉我有入以“凸凹”的笔名在 6 月 22 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三卷本感想。程麻君 10 年前编辑、翻译了我的研究论文，集为 10 卷本《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凸凹的全文尚未拜读，不过关于我的《〈阿金〉考》，却有李冬木宝贵的反论(?)。本打算在本文之前写一篇“补论”，那是意识到李冬木的文章才要写的。

不过写到这里，拙文已达到了限制的字数。我不用中文而用日文写本文，其实是拜托李冬木来翻译的。

添麻烦了，实在抱歉，以此为结束。

(作者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日本)山田敬三



吉田富夫著  
鲁迅点景  
研文出版  
吉田富夫著《鲁迅点景》

今年是鲁迅诞辰 130 周年和辛亥革命 100 周年相叠、充满良机的一年。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方面的关系学会也都热热闹闹地筹备着各种纪念仪式，我所在的孙中山纪念馆(财团法人)已于去年开始陆续地举办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性研讨会，今年在东京和神户等地也将举办一些会议。虽然这个革命是一次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运动，但自革命成功的那一刻，就注定其成果是惨淡的。

主角孙文，自建国之初就是“临时”的大总统！几十天后，将政权交给了野心家袁世凯，接着就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绝对忠诚于革命理念的一批同志纷纷倒在了袁世凯屠刀之下的惨剧。到头来，本已推翻了的封建政权，又因“袁皇帝”的就任使得斗争之火险些再次复燃。那以后，原本应该成为革命大统领的孙文亡命于日本，此后十数年，基于共和制的统一国家一直未能实现。

辛亥这一年，鲁迅正在家乡浙江绍兴。收到杭州光复的消息后，他不仅担任了支持革命集会的议长，还积极地投身参与了安抚民心的各种游说活动。绍兴光复后，王金发当了都督；而鲁迅虽然被旧知王金发聘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但还是因学生和地方政权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难以继任。后来，应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邀，马上转任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但这里也不是一块乐土。

在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等的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周树人(鲁迅)的心里，有着试图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人格涵养的理想；这也是贯穿蔡元培教育哲学“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鲁迅上任后，在不久召开的夏季讲习会上讲了“美术略论”，可是，这个最大的出资人蔡元培也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里辞去教育总长一职，临时教育会议也把“美育”从学校课程中彻底删除。1912 年 7 月 12 日的《鲁迅日记》里把当时的愤怒用“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样一句话记录下来。

民国二年，通向共和制的梯子早早地被撤了下来。以反对从英国等列强国家附有条件的善后借款为借口，罢免(6 月)了国民党党员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等江西、安徽、广东都督的职务；并且在 10 月，袁世凯通过武力干涉选举当选了大总统，11 月，最终将国民党非法化，并剥夺了全体 438 名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时，在具有强大的军力背景和实施帝政、个人野心高涨的北洋军阀面前，那些基于如何高远的精神、只停留于理念和畅想中的共和制，都变得毫无意义、弱点暴露无疑。

阻止反革命逆流的第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许多人牺牲，孙文和黄兴也迫不得已同时流亡于日本。自那时到“五四”运动，中国的革命一直处于严冬时期。在这期间，1917 年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鲁迅出于愤怒也离开了教育部。辛亥革命确实将亚洲最早的共和制国家带到了中国，不过，有关此后的历史，只能引证孙文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且满是苦涩的历程。

鲁迅在寄给当时还是他学生的许广平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两地书》第 8 封，1925 年 3 月 31 日)

改造国民性，不仅是鲁迅从留学日本时代开始的梦，而且也成为贯穿于他作品的终生主题。鲁迅所谓的、必须改造的“国民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国民性本身，不是固有的概念，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不过，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如果不改变通过自欺方式来模糊现实的“精神胜利法”，不管政治上如何变化，中国都不会有未来。

1919 年发表的《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中也记录着和上述想法极为相似的观点，曰：“夫去一满州之专政，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政，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从孙文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政治的主宰更新换代后，其理念和体制也都截然，这些都理所当然会对国民性产生影响。可是，我在将其与高唱“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等“五四”时期的文化进行对比之余，不免要自问：这些影响究竟是在如何变化？孙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否已完成了呢？现在的中国人应如何面对鲁迅所批评的国民性？(2011 年 5 月 24 日《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新闻通信》第 33 号〈卷首言〉)

(作者系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顾问)

鲁迅还是值得读下去

□(日本)尾崎文昭



吉田富夫著  
鲁迅点景  
研文出版  
吉田富夫著《鲁迅点景》

2003 年有个网站转载了我在韩国头一年召开的某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二十—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引起了一点争论。骂我的人也不少。很多人似乎只看了标题便以为我是在否定鲁迅的价值。其实有耐性读到最后的读者都知道，我并没有简单否定。

这次有机会跟中国读者谈我的看法，想在此公开申明，我的意思并不在否定，而理所当然是在肯定。问题在于，要肯定的是鲁迅的哪些方面？而要想谈清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在中国讨论和研究鲁迅已经有 90 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发表过海量的文章和著作，可是似乎还并没达成一个能让人人赞同的最正确、最权威的共同观点。这也极其自然。如果在众多的人当中去寻找对某人是否会有一致的看法，那么只要看看自己的周围便会知道那是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鲁迅。鲁迅谁都知道是性格和思维都很复杂的人。我们对如此复杂的人要面完整地掌握或者理解，按理是做不到的，只能谈每个人所接受的印象或者片段理解而已，就像是瞎子摸象。据说人对人的理解程度取决于那个人理解自己的程度。由于受我们对自身观测程度的限制，我们还远达不到鲁迅的心灵深度，因此除了拷问自己并加深对自己的理解以面对鲁迅以外，我们恐怕没有别的路子可走。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鲁迅？

如果自己并不需要但却要硬塞给别人，那么应该说有失公道。哪怕自己真的需要鲁迅，但别人可能并不需要，却要硬塞过去，也可算是做得有点“过”。因为需要鲁迅与否完全是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

多少读过鲁迅的人谁都知道，鲁迅在好多文章里都批判和讥讽过那么一些人，他们喜欢所谓权威，喜欢所谓权力，喜欢所谓光明正大，喜欢所谓正确无误，喜欢言说建设，喜欢说教，喜欢名声等等。这些被批的人不喜欢鲁迅也是人之常情，再自然不过。倘若喜欢鲁迅的人因看到这些人不喜欢鲁迅而感到遗憾，那么便只能说是不懂人情，提出这个要求本身太荒唐。既然承认在中国人、东亚人以及全人类里有很多想法不同的人，那么现在对所有中国人或东亚人以及全人类要求喜欢鲁迅、接受鲁迅，其道理何在？

我自己喜欢鲁迅思想的“辣味”。过去以“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这一提法不尽理想地谈过这种“辣味”的来源以及其结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永不停顿地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发出质疑的极其富于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他本人想停停不下，想压压不住的思维地狱。这种想摆脱而不可得的灼热的思维地狱虽带给他极大的痛苦，但倘若受得住煎熬，那么便会带来无比透彻的批判力量。

我认为理解这一特点的人应首推毛泽东，因为他本人也有过类似的思维特点。虽然这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现实态度和具体判断，会理所当然地具有每个人的不同特征，不尽相同。如果这样去想，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高度肯定鲁迅的同时又对他表现出相当的冷淡似乎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是不会全面崇拜鲁迅的，我相信。

此种“辣味”，如那篇发言稿里所说，我不想推荐给不懂得辣味的人以及小孩，因为他们来说恐怕是辣得有些过分。小孩长大后，其中的一部分人恐怕会慢慢懂得辣味的快乐，那时他们会主动地寻找鲁迅阅读，21 世纪以后这样的人肯定会有，在“80 后”、“90 后”里肯定会有，而且我相信人数不会少。不让他们接触鲁迅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要反抗。我的意思是说，鲁迅是会选择读者的。

一谈到辣味就想起川菜来了。这些年各地粤菜饭馆都普遍上川菜了，可以说川菜是最典型的中国菜种之一。可有一部分人还是不能吃辣的，就像我的好朋友那样。不过也没听说谁不能吃辣的就不算中国人，应该排斥到中国人之外。喜欢吃辣的大有人在，不必特意为难只能吃微辣或根本不能吃辣子的人。这样才是和平，虽然鲁迅并不一定喜欢和平。

(作者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精神胜利法  
与不准革命

□(日本)吉田富夫



吉田富夫著  
鲁迅点景  
研文出版  
吉田富夫著《鲁迅点景》

提到《阿 Q 正传》，谁都会说“精神胜利法”。不过在我，倒是看重“不准革命”那一章。

阿 Q 这个人物，其精神构造的特征在于“精神胜利法”。这一点，鲁迅自己在作品中写得很明白，读过作品的人也都知道。而将其同中国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诚如大家所知，是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茅盾。

“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 Q 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通信》，《小说月报》13—2，1922.2.10)。不久，他又将其进一步扩大为“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10.8)。总之，他从中抽取“精神胜利法”是明白无误的。

在这一延长线上，例如在日中战争中有人做了如下阐述：

“这样，我们就要看清你阿 Q 之为人，然后我们各人——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把自己检验一下，看还带有你阿 Q 灵魂原子没有。假如我身上还有你那种倒楣的灵魂原子，那么我这个民族的一员，就会跟我们整个民族队伍在历史大路上进展的步调不一致，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是受阻碍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张天翼《论阿 Q 正传》，《文艺阵地》6—1，1941.6.10)

这诚然是正论，别的什么都没说。倘照此而言，那么也就只能是凝视自己精神中的“倒楣的灵魂原子”，尽力将其“洗涤”。

就这样，阿 Q 在中国的评价也就大抵处在一个排斥“精神胜利法”的方向上。

那么日本情形怎样呢？具有强烈自虐倾向的日本知识分子，看上去也主要是急着凝视自我当中的“精神胜利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对其加以弹劾。竹内好开了这个头，他写道：

“阿 Q 是过去的同时也是未来。也就是说，是普遍的。他是代表人间恶德的一般者，作为这样一个一般者而使万人共感于心。普遍者由个别者产生出来。阿 Q 作为一个可憎者由鲁迅在鲁迅当中提取出来。为对这一可憎者加以打击，鲁迅把他从自己当中提取出来。但阿 Q 被嘲笑，被殴打时，疼痛的是鲁迅的肉体。”“阿 Q 是‘我’。可耻的我。作为可耻的我，他为万人所爱”。(《鲁迅》，世界评论社，1948 年)

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产生于“赎罪”，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他的鲁迅心像。其背后重合着竹内好自身的精神挫折：他对业已失败的战前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无法引以为同调，并在某种意义上从中脱离出来。但不管怎样，凝视自身当中存在的阿 Q 并以此为推动去思考鲁迅，这种认识模式是由竹内好建立起来的，直到现在仍构成日本鲁迅研究整体的底流。

当然，我自己也是受这底流影响的一个，不可否认也把作为阿 Q 钥匙的“精神胜利法”拿来作为反省和批判的对象。不过有一点却一直令我感到不满，那就是很多人都只盯着“精神胜利法”，而作品的另一极却总是被轻视。

在小说《阿 Q 正传》里，与描绘“精神胜利法”的各章相并列，还有另一极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即“不准革命”的一章。阿 Q 走向没落，被逼无路便动了投奔“革命”的心思，却被假洋鬼子给赶了出去，结果是作为牺牲的羔羊，被一班把“革命”果实弄到手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糊里糊涂地枪毙了。故事迎来“大团圆”。鲁迅描写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阿 Q。那就是不会被任何时代任何权利放在眼里的受厄无告之民的样子。而且，不论在哪个时代，也不论经历了哪种革命，占绝大多数的也还都是这种受厄无告之民。我以为，对于这样的无告之民来说，“精神胜利法”不也是一种不借此便无法生存下去的“智慧”吗？

众所周知，鲁迅写过“革命，革革命，革革命……”这样的话，还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 Q 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倘把这些放在一块儿来想，那么从“不准革命”到“大团圆”这二章，不是应该被解读为是和描绘所谓“精神胜利法”的各章互为表里的吗？

(作者系佛教大学名誉教授)

丛刊 2011 年第 9 期目录

作家与作品

“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悲剧诗学解读 ..... 赵学勇

童年视角与《呼兰河传》的文体构成 ..... 秦林芳

《十八春》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 ..... 陈 晖

论老舍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 谢昭新

寻找丁玲“自己的声音” ..... 黄丹奎

——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女性视角 ..... 梁振华

和解的视角与姿态——王蒙小说叙事伦理新探 ..... 吴 楠

论残雪小说的“反阅读倾向” ..... 高 玉

文学史研究

新世纪“文革”叙事的三种倾向 ..... 陈树萍

从“延安戏改”到“样板戏” ..... 惠雁冰

——传统戏曲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一种结构性关系 ..... 宋剑华

“原点”的追问：伊藤虎丸对“鲁迅与明治文学”的研究 ..... 刘 伟

另一种反思——现代作家笔下的留学生 ..... 郑 春

前期创造社期刊编辑策划研究 ..... 张 勇

诗歌研究

还原殷夫的艺术个性 ..... 吴思敬

“音乐的”还是“文学的”？——歌谣运动与现代诗学传统的再认识 ..... 傅宗洪

从浪漫神话到诗化哲学 ..... 刘长华

——冯至的神话、传说叙事诗与《十四行集》对读 ..... 刘长华

史料与研究

关于刘大白生平三个问题的辨正 ..... 刘家思

《蜕变》与《莫斯科天空下》——从一篇佚文看曹禺的思想与创作 ..... 李 扬

严家炎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笔谈

让文学史真正成为文学自身的历史 ..... 严家炎

每一代人都理应用自己的观点编写一部文学史 ..... 范伯群

——评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 钱理群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 吴福祥

突破·调适·推进——读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朱德发

创新性与其本体性——论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色 ..... 张恩和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 ..... 刘增杰

读史碎语 ..... 陈 艳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 李 刚

书评与述评

言、默之间——读吴康《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 ..... 王乾坤

开掘茅盾文学遗产的当代意义——全国第九届茅盾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评 ..... 李 刚

编后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 45 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